

人类历史上 100 次大劫难

(上)



赵海月 主编

人类历史上 100 次大劫难

(上册)

主 编 赵海月
副主编 范春萍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0.34178

(京)新登字 173 号

人类历史上 100 次大劫难

(上 下)

主编 赵海月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经销

通县皇家印刷厂印刷

787×1092 32 开本 27.5 印张 640 千字

1994 年 2 月第 1 版 1994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8000 套

ISBN7-80049-734-8/C · 62 定价:(上下册)18.80 元

前　　言

当人们面对今日世界的灿烂文明和精彩创造时，常会慨叹造化的伟大和智慧的神奇。然而，追溯历史，回首前人走过的路，又会发现，那是怎样艰难曲折、崎岖坎坷！

人类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部惊心动魄的、不断被灾害侵扰又不断与灾害抗争的历史。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到由于人类利用对规律的不成熟认识指导实践所带来的一系列负面效应，以及由于人类野蛮、自私、任性所造成社会及文化灾害。如火山、台风、海啸、地震、雪崩，环境污染、植被破坏、计算机病毒、核威慑，宗教统治、焚书坑儒、恐怖活动等等。有人计算过，从公元前 1000 年到现在近 3000 年的时间中，人类竟仅有 379 年不在战争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灾害逐渐从纯自然性、区域性发展为人为性、全球性，这是应该引起全人类关注的趋势。随着这种趋势的演进，灾害次数的计算也越来越难于局限于固定的时间点或短暂的时间段了。尤其当社会进入 20 世纪下半叶，“全球性问题综合体”出现以后，则更是如此。按照将恶性、毁灭性、在短时间内难以消除其破坏性影响的灾害称为劫难的说法，当今社会劫难的频度和烈度都在上升，与古代劫难往往体现于物力、人力耗损、毁灭以及文明成果的丧失相比，现代劫难

直指整个人类的生存基础。

有些劫难悄悄地在我们身边发生，绝大多数人竟浑然不觉。与此相反，另一些人则认为人类危机四伏，在劫难逃了，有人甚至预言了人类末日的具体日期。

熟视无睹和悲观哀鸣是均不可取的两极。现在到了敲响警钟的时候。时间要推移，历史要前行，只有认清自身的真实处境及整个人类与自然界“和平共处”的迫切性，人类才可能走出困境。

本书的编排大体上是这样考虑的，首先辑录的是中外历史上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劫难，其次辑录的是中外历史上军事战争所造成的劫难，然后是自然灾害、意外事故、公害方面的劫难。应该指出的是，分类并不严格，这是由于漫长的人类历史、复杂的生活层面、劫难本身的交叉以及“100次”的限定选择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所以，这样的分类和排列，只是为了提供一种阅读时的选择参考。

由于水平、眼界和精力的局限，所选事件及对每一事件劫难性的判断和叙述都未必精当、未必充分，诚望读者多加指正，同时也愿本书成为引玉之砖，使更多的人来关注人类历史的艰难和人类命运的走向。

编者

1993年3月于长春

目 录

(上 册)

活人与死人一起埋葬.....	(1)
“黑暗的”荷马时代.....	(6)
斯巴达克人头脑的洗劫	(12)
人造社会屏障——印度的种姓之灾	(19)
旷世浩劫焚书案	(27)
在烈焰中荡涤的古希腊文明	(36)
《上帝之城》遗害无穷	(42)
三头“怪兽”乱欧洲	(47)
中世纪基督教的三根“大棒”	(57)
唐代安史之乱	(64)
“画饼充饥”的神圣罗马帝国	(74)
古代罗马精神文明的衰亡	(82)
一个民族灵魂的污染——日本的“武士道”精神	(90)
异端法庭——中世纪黑暗与愚昧的缩影	(97)
专制造成的文化荒野.....	(104)
非洲殖民化.....	(112)
奴隶贸易.....	(123)
“羊吃人”的圈地运动.....	(129)
真理在烈火中燃烧.....	(137)
英国殖民者对印度的残酷掠夺.....	(143)
晚清政治腐败带来的民族灾难.....	(149)

清代“文字狱”	(157)
悲惨的美国黑奴	(170)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经济危机	(181)
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	(189)
法国殖民统治下的越南	(198)
圆明园的毁灭	(204)
30年代苏联对科技界的恐怖统治	(216)
血雨腥风大清洗	(225)
反右派斗争——新中国第一幕悲剧	(235)
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的灾难	(246)
体育肇事——文明异化的潜流	(260)
沉沦的土地	(265)
“地球之盾”的破损	(278)
物种灭绝	(286)
生命之源的枯竭	(298)
危险的信号——人口爆炸	(308)
粮食危机	(319)
热浪将使人类走入绝境	(332)
跨国界的“空中死神”	(343)
垃圾灾难	(351)
高科技下的恐怖——计算机犯罪	(360)
核威慑	(368)
生化武器威慑	(377)
国际恐怖主义	(387)
癌症——残杀人类的恶魔	(398)
爱滋病威胁着全球	(405)

活人与死人一起埋葬

1927年—1928年，英国的考古学家吴雷在两河流域地区的乌尔发现了富丽堂皇的大墓地，被称作地下住所。除去设计复杂、装饰华丽、金银满地之外，还发现了王和王后陵墓中的陪葬者遗骨，这就是曾轰动世界的“乌尔王陵人殉”。

两河流域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简称，又称“美索不达米亚”，意为“两河之间的地方”。其地理范围大约相当于今日的伊拉克共和国。两河流域又分作南北两部分，北部称亚述，南部称巴比伦尼亚，巴比伦尼亚也分作两部分，北部为阿长德地区，南部为苏美尔地区。两河流域南部的上古居民得以在此定居，开拓着人类的古老文明。

大约公元前三千年初，随着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的加剧，苏美尔进入了城邦（城市国家形成时期，苏美尔文明启始）。苏美尔地区出现了乌尔、埃利都、拉格什等数十个独立的小国家。这些小国家往往是由几个居住区（或公社）围绕着一个中心联合而形成的城市国家，或称为“城邦”。

乌尔城邦地处幼发拉底河的最南端，最初是由三座城市和若干农村构成，面积大约90平方公里，人口约6000人。公元前2700年，乌尔建立了第一王朝，并成为苏美尔南部地区联盟的盟者。可惜不久即被后来的强国拉伽什灭亡。

公元前三千年代初，乌尔再次兴起，统一了苏美尔和阿长

德地区，建立起新的王朝，史称“乌尔第三王朝”（约公元前 2113—2006 年）。

乌尔第三王朝，在政治上实行中央集权制。统治者不仅冠以象征各种王权的头衔，如“乌尔之王、苏美尔、阿长德之王”或“天下四方之王”等，而且开始被看作神，成为集军、政、法权力于一身的专制君主。这时，原有的奴隶制城邦已经失去独立的意义，变成中央集权下的行政单位，城邦的首脑成为地方官吏，失去了原来的特权地位。

乌尔第三王朝时期，已完全进入青铜时代，生产力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农业上出现了带有播种器的犁，开始用牛拖犁；手工业作坊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并且形成了严格的监督制度。商品贸易也有所发展，商品种类繁多，白银已经成为商品价值的公认尺度。

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志是王室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大规模的王室农庄、手工业作坊和牧场。据此时期的泥板文书记载，在王室经济中使用以千计、百计的古鲁什（由公社成员演变为半自由身份的依附者）和奴隶，前者大约有两千人，后者也有一千人。由此可见王室经济规模之大。

私有制和私有奴隶制也有所发展。据粗略统计，全国的奴隶总数可占全部人口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左右。在乌尔第三王朝修订的两河流域地区的第一部法典，也是至今所知世界最早的法典《乌尔纳木法典》（目前仅有残片），不仅证明了中央集权制的专制统治的确立，而且也证明奴隶制度发展，奴隶地位的极端低下。

乌尔第三王朝的专制统治，造成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在社会动荡不安的情况下，统治阶级又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穷兵黩武，使国力迅速下降。大约在公元前 2006 年，乌尔第三王朝

被埃及人所灭亡。乌尔的历史到此结束。

近百年来，无数的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怀着对高度发达的苏美尔文明的浓厚兴趣，来到两河流域进行考古；发掘出了属于苏美尔文明范畴的陵墓 2500 座以上，其中绝大多数是平民的简陋的坟墓。尸首有的放在木匣、柳条箱或陶棺中，也有的只用席子卷起放在墓坑底。随葬品多为日常生活用品，或者只有一两件粗糙的陶器。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王公贵族们的墓葬。

英国考古学者吴雷在乌尔发现的富丽堂皇的大墓地，成为当时世界上轰动一时的新闻。在这个大墓地所包括的众多墓葬中，有 16 座陪葬丰富的陵墓可能是属于王家的。墓葬的内室建筑在较深的坑底上，并铺设平整的或阶梯的斜坡作为通道。有一个墓共有三个并排的用石灰石板建成的小室，每个小室由横向的梯式拱顶铺盖。有的墓则是用石灰石板建成的圆顶墓。

在这些王公陵墓中，除了被盗而空以外，大多存放着黄金头盔和武器，金银器皿和劳动工具，还有乐器、镶嵌艺术品以及大马车和马具等。其中比较贵重的武器装备是在地下 6.75 米处出土的麦斯卡拉木都王的黄金盔和装饰富丽的带鞘的黄金短剑。苏巴特王后的黄金玉饰以及贝壳镶嵌的所谓乌尔“军旗”，都是艺术珍品。

这些珍贵的殉葬品反映了苏美尔，特别是乌尔城的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水平。苏美尔当地缺乏金银铜铅等金属，也没有石料和木材，而王陵中的这些金属制品和建筑材料证明了手工业，特别是冶金业的发展和商业贸易的繁荣。同时，也显示了苏美尔人的高度艺术技巧和才能。但是乌尔的发掘更为引为注目的是在王陵中第一次发现的大批的人殉。

乌尔第 789 号墓是著名的苏巴特王后墓,由于墓中发现了 59 名殉葬者而震惊了全世界。墓室的前头殉葬有 6 名带头盔和标枪的战士,另外还有 9 名佩带贵重装饰的女人,以及随带乐器的乐师和舞女。除人殉外,还陪葬有大车和拉车的牛。第 1050 号墓阿卡拉木都王的陪葬人殉有 40 名。第 1054 号圆顶墓是一个王妃的坟墓,有 4 名男殉葬者。在接近主要墓地的第 1237 号公共坟墓(大死人坑)中殉葬有 74 人,其中 68 人是女性。

乌尔王陵及其人殉发现后,学者中有过很大争论。有些人认为这是世俗的统治者——国王及其随从者,但另一些人认为他们是某种宗教仪式中的悲剧人物。1944 年史诗《吉尔伽美什之死》发表,其第二部分提到与吉尔伽美什躺在一起的有“他的爱妻、他的爱子、……妻,他的爱妾,他的艺人,他所爱的近侍,他所爱的首要侍仆,他的爱……,他所爱的家属,他的廷臣,他所爱的管家。”这段记载无疑给主张王陵和人殉的人们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关于人殉的问题,实际上并不限于苏美尔。正象前面已指出的那样,埃及的第一、二王朝时期,阿卑多斯王陵或萨卡拉都发现有人殉。希罗多德也讲到西徐亚人国王死后安葬时要杀死一个王妃陪葬,同时还殉葬国王的一名行舫官、厨夫、厩夫、侍臣、传令官,一年后再绞死五十名侍臣。我国古代也有人殉之俗,“天子杀殉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殷虚侯家庄每一亚字形大墓发掘的殉葬者当在四百人左右。用乌尔王陵的人殉与之对比来看,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不过,乌尔人殉的范围可能仅限于国王和王后。

为什么在乌尔和其他一些地方都出现过人殉?这当然和当地人们的宗教信仰有关,人殉是原始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

拜发展起来的一种野蛮的习俗。在乌尔，流行着人们死后转入冥间生活的信念，死去的国王在地下世界仍将维持其统治地位，并同样要有妻妾、近臣、仆役等侍奉他。因此，从这种信仰中发展出来的一系列繁杂的仪式。

国王的尸体通常是由大车或橇车搬运到埋葬的地方，不仅隐蔽在大车内的守护人，而且那些御者、护送的战士，内侍官、什役、乐师和妻妾等也伴随着他们的主人一道进入阴间。有人认为，这些殉葬者是“自愿”随葬礼而死的，也有人说，他们是被高效毒药毒死的。古老的仪式结束后，把墓坑填平。但不是一下子，而是一层层埋葬，并且每一层都伴随着补充的人牺牲的仪式继续祭祀。最后，在坟墓上建筑某种类似墓上的庙堂。并用陶管与埋葬的小室连接起来。这些情况与埃及也有相似之处。

从乌尔的平民与国王的陵墓建筑和殉葬品的多寡悬殊对比以及王陵中的大批人殉情况来看，在早王朝中期，大约公元前2700年以后，也就是国家形成不久，乌尔城市国家已经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分化的阶级对立的现象，而人殉的出现则充分暴露了奴隶制的残暴性与野蛮性。

(厉永平)

“黑暗的”荷马时代

古代希腊是欧洲文明的发源地，所创造的灿烂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对后来的古罗马，以及欧洲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古代希腊的历史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是充满着斗争、曲折，甚至是倒退。荷马时代就是希腊历史的一个重要的曲折时代。原有的奴隶制文明被消灭，氏族制度重新占据主导地位，希腊历史又回到其社会发展的起跑线上。因此，许多西方史学家把荷马时代，称作希腊史上的“黑暗时代”。

所为“荷马时代”，是指希腊公元前 11—9 世纪的历史。这一时期，希腊留传下来的主要文化遗产是“荷马史诗”，因此，历史上把这一时期的希腊称作“荷马时代”。

“荷马史诗”是古希腊著名的长篇叙事诗，“是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恩选集》第 4 卷，第 22 页）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瑰宝，至今仍在世界各国广为流传。

“荷马史诗”主要包括两部作品，即《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相传其作者为古希腊最早和最伟大的诗人之一的荷马。据说荷马出身于小亚地区的希奥斯岛，是一位双目失明的行吟诗人，广游于王公贵族的门下，歌咏吟颂民间流传的与特洛耶战争有关的故事和传说。但是关于荷马史诗的创作者问题，荷马其人其事如何等问题，多年以来一直是学者们争论不休的老大难问题，以至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荷马问题”。

荷马史诗所包括的两部作品，分别描述了一个美妙的故事。《伊利亚特》意为“伊利昂之歌”（伊利昂是希腊人对特洛耶的称呼）。主人公阿喀琉斯是希腊著名的军事将领，在进攻特洛耶的战争时期，希腊联军统帅阿加美农强占了阿喀琉斯的女奴，阿喀琉斯一怒之下退出战场，希腊联军节节败退。阿喀琉斯的朋友和部将帕特洛克洛斯不甘于希腊人的失败，率军迎敌，死于战场。阿喀琉斯决心为帕特洛克洛斯复仇，重与阿加美农和好，杀死了刺杀帕特洛克洛斯的凶手。阿喀琉斯为朋友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奥德赛》意为“奥德修斯之歌”。主要讲述了希腊伊大卡岛上的国王奥德修斯在参加特洛耶战争后，返回家园历经千难万险，十年方与家人团聚的故事。

荷马史诗不但是精美动人的文学作品，也是研究古希腊历史珍贵的史料，其可信程度已经被事实所充分证明。史诗描述的是公元前13世纪的特洛耶战争，但其形成时间却是在公元前7世纪前后。因此，史诗中大量记载了公元前13—8世纪的希腊社会状况。19世纪末的一位德国商人施里曼，从小即陶醉于铿锵悦耳的“荷马史诗”、向往铁马金戈的特洛耶疆场。发誓要找到史诗所描绘的特洛耶城和黄金遍地的迈锡尼。1870年施里曼克服重重困难，来到古代希腊进行考古发掘，终于在史诗中所记载的迈锡尼旧址，发掘出了迈锡尼古城、发现了王宫、陵墓、大量金银制品，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惊人成就，揭开了爱琴文明的帷幕。从而充分证明了荷马史诗的历史真实性。施里曼死后，英国著名学者伊文思继续进行考古发掘工作，终于使希腊的远古文化——爱琴文明完整地重现人间，把希腊历史推前近两千年之久。

考古学家在克里特岛曾挖出了一百多个城镇遗址和庞大的王宫建筑群，证明克里特文明是以城市文化和王宫建筑的

宏伟为其基本特征。克里特岛因此而被称为“百城之岛”。社会的发展促进了文字的进步，出现了书写克里特语的音节文字，考古学上称为“线形文字甲种，”（是用各种线条组成的名字，故称其为“线文”，书写在大小泥板之上。因为此种文字泥板的发现者英国学者伊文思，长期不愿公布其考古成果，至使此种文字至今尚未释读成功。

公元前1400年前后，来自希腊半岛的迈锡尼人逐渐控制了克里特岛，克里特文明以此被更加发达的迈锡尼文明所取代。爱琴文明转入以迈锡尼文明为中心时期（公元前1500—1200年）。

从生产力发展水平看，迈锡尼文明的金银工艺品和陶器的制造，超过了克里特文明的技术水平。在施里曼多年的考古工作中，发掘出大批属于迈锡尼文化的金银制作器皿。仅一项金冕就由16,353个金片和金箔组成。在迈锡尼的墓葬遗址中，则发现了镶嵌黄金，凹刻猪狮图的青铜匕首，绘有鸽子图案的高脚金杯。特别是在墓葬中发现，男尸脸罩金面具，胸覆金片；女尸佩戴金冠和各种金制手饰；童尸裹于金叶片内。珠光宝气，遍地黄金。显然是属于王公贵族的墓葬，说明迈锡尼文明时期阶级分化的严重程度，同时，也证明了迈锡尼文明的高度发达。其制造精美的陶器远销北非和西亚地区。

迈锡尼文明的另一重要成就是文字的发展。1939年，美国学者布勒根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南部发掘出一个巨大宫殿的遗址，同时还发现了600多块泥版文书。这是一种区别于克里特文字的新的线形文字，属迈锡尼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考古学家们称其为“线形文字乙种”。1952年，英国一位建筑师特里斯经过多年刻苦研究，终于释读线形文字乙种成功，从而在希腊远古历史和荷马时代的研究方面，实现了重大突

破,引起了全世界学术界的轰动。

根据线文乙种提供的记载,迈锡尼文明时代形成了一系列的早期奴隶制城市国家(即城邦),已是相当发达的阶级社会。城邦内部的统治阶段,包括国王,将军、王的扈从、土地所有者、礼官吏和祭司等;政府机构主要是贵族会议和民众大会;社会的基层组织是公社;奴隶制度已经相当发达,成为城邦存在的基础。线文乙种所记载的情况,被数十年来的考古所证实。在众多发现的迈锡尼文化遗址中,多数是巨大豪华的宫殿为其中心,王宫建筑成为迈锡尼文明的一大特点。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众多低暗的石屋。“老百姓瑟缩在贫困的陋室之中,王者则居住在宽阔而坚固的宫殿。”〔苏〕塞尔格叶夫著《古希腊史》、第 100 页)。

随着迈锡尼文明的发展繁荣,所覆盖的地区也不断扩大。到公元前 1400 年,除希腊南部和克里特岛之外,还远达希腊中部的大部分地区,甚至达到北希腊的色萨利、色雷斯和马其顿,以及东方的罗德斯岛和塞浦露斯岛。

就在迈锡尼文明方兴未艾之时,公元前 13 世纪下半叶前后,以迈锡尼为首的希腊各城邦组织了希腊联军,进行了长达十年的“特洛耶战争”。传说战争的起因,是因为特洛耶王子帕里斯拐骗了希腊斯巴达国家的王后,引起希腊人的愤怒,十万希腊大军渡海远征特洛耶。尽管此战以希腊的彻底胜利而告结束,但长期战争也大量消耗了希腊各国的实力,从而给多利亚人的入侵提供了方便条件。

多利亚人是古代希腊人的一支,原住希腊北部地区,公元前 12 世纪时,他们尚处在原始社会时期。对于南部希腊的富庶的向往,使他们放弃了家园,踏上南下的征途。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他们毁灭了当地阿卡亚人建立的迈锡尼,大林斯等国

家。并且渡海占领了克里特岛以及爱琴海上的大部分岛屿。先进的爱琴文明所覆盖着的地区，都被文明发展的程度落后的多利亚人所征服和占领。城市被毁灭，高大的王宫建筑消失了。“文字材料除偶然保存下来的外，全部不见了，文化又复归至比几个世纪来所知道的更为简单的形式”。（见〔美〕《世界文明史》第一卷，第210页）。整个希腊遭到一场空前的浩劫，原有的奴隶制城邦文明毁灭了，取而代之的则是人类社会的起点——原始公社制度。当希腊人从多利亚人的烧杀中喘息过来时，历史已进入了一个“黑暗时代”——荷马时代。

荷马时代的希腊社会是原始的氏族社会。氏族是社会的基层组织，几个氏族联合成为大氏族，又称“胞族”。他们有共同的祖先，共同的宗教节日，以及共同的墓地。一切财产都是公有的；氏族内的公共事物由酋长负责协调解决，氏族成员有选举和撤换氏族酋长的权利。

荷马时代希腊社会最高级的社会组织是部落联盟。通常由几个有血缘关系的胞族结合成部落，几个拥有相同方言的部落结合成部落联盟。在部落联盟内部，各个氏族、胞族及部落都保留着自己的独立性。部落的管理组织是所谓的“军事民主制”，包括以下三种机构：首先是议事会。作为管理部落事物的常设机构，由最有实力的部份氏族酋长组成。负责对部落的重大事物进行讨论并提出具体方案。其次是民众大会，由议事会负责召集，全体成年男子参加，以对议事会提出的方案进行表决。表决的方式通常是呼号或举手。第三是军事酋长。由民众选举产生，负责战时统帅军队，同时也掌管宗教祭祀。“他不能创制即实施法律或进行审判。他也得不到任何报酬，必须同其它公民一样为生计而耕种自己的田地”。（见〔美〕《世界文明史》，第一卷，211页）。可以看出，荷马时代的政治制度已全